

# 初见如初恋

□ 张宗然(重庆)

“初见”不是眼底的惊鸿一瞥,而是心灵与天地万物的深度相拥。当我们卸下惯有的审视,以放松的心态融入一方山水,用心感受当地特色文化,与其灵魂的相遇,才是真正的“初见”。我与宜宾李庄的相逢,像是这样一场迟来的、直抵灵魂的“初恋”。

心念李庄已有两年之久。这份牵挂,既来源于李庄古镇的宣传推广,也源自友人归来后的不绝称赞,而真正让我魂牵梦萦的,是烽火岁月里那十六字电文:“同大迂川,李庄欢迎,一切需要,地方供给。”战火纷飞的时代,这座位于长江边上、面积不大的小镇,何以有如此胸襟去主动邀请并接纳流亡的学者? 究竟怀着怎样的赤诚之心? 无数个疑问在心头萦绕,终在一个周末的清晨,化作奔赴的脚步。

抵达时,李庄刚从沉梦中苏醒。天色微茫如淡墨初展,远山隐在朦胧里,长江静默如思。旅途的疲惫,被一碗地道的宜宾燃面悄然消解。粗瓷碗里,油亮的面条裹着香脆的花生碎与鲜美的芽菜,红油的热烈与葱花的鲜嫩在舌尖交织,暖意瞬间驱散周身疲惫。饱腹后踱至店旁观景台,近处湿地芦苇疯长,泼洒出浓得化不开的绿意。这里的时光是舒缓的,仿佛被江水浸润得柔软,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慢了节奏。

“叽! 叽!”几声清亮的鸟鸣传入耳中。循声而去,一条石子小径隐于芦苇深处。苇秆高高举过头顶,油亮的细叶强劲有力,精神奕奕。我的脚步惊起一群鸟雀,大多倏地钻入苇丛,也有胆大的白鹡鸰,身着黑白“礼服”落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上,偷偷观察我的动向;几只圆滚滚的棕褐色“土画眉”,正憨态可掬地啄食草籽,让人忍俊不禁。小径旁,野生扁豆的藤蔓缠着灌木,紫色小花星星点点,几个农人正俯身采摘,为这片静谧添上了几分鲜活,让我这久居樊笼之人,生出了孩童般纯粹的欢喜。

古镇码头边,渡船静静停泊,等待出行的人们。慧光寺沉厚的钟声缓缓传来,不疾不徐,一下下敲进心湖深处。路过一家老糟坊,竹篾箕与晾堂里堆满了酒糟,高粱与稻壳混合成浅橘色的颗粒,醇厚的粮香在空气中弥漫。

真正让我凝神驻足的,是张家祠堂。或许因同姓的缘分,跨进门槛的瞬间,竟生出几分归家的亲近。这处典型的合院建筑,穿斗梁架规整大气,木雕花窗工艺精湛。门楣上“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”的匾额庄严肃穆。谁能想到,这座供奉着张氏先祖牌位、承载着家族血脉的祠堂,曾在1940年做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。

彼时,抗战烽火愈燃愈烈,国立中央博物院筹

备处携数千箱国之瑰宝辗转迁徙,前路茫茫。危急关头,张家祠堂族人毅然将祖先牌位恭敬迁移,腾出屋舍,化作文物库房与学者们的办公用地。

不仅如此,李庄百姓省出口粮为流亡学者果腹,凑出柴火为他们驱寒,抱来棉被为他们取暖。那些终日与泥土打交道的农人,或许读不懂青铜甲骨上的古老铭文,却深知这些人与物是民族的根脉、文明的火种。

陈列室里,贴着当年封条的旧木箱静静伫立,仿佛仍带着迁徙路上的风尘。我漫步在学者们曾日夜踱步的青石板上,指尖划过冰凉的梁柱,却分明触到了滚烫的温度。那是因顿中接纳苦难的宽广胸怀,是舍“小家”为“大家”的决绝。这份“舍得”,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,而是长江千年滋养的风骨,是文脉代代沉淀的本能。正是这份本能,让当时仅三千人的小镇,慷慨容纳了上万文人学子,在风雨如晦的年代,奇迹般地托举起一个民族的文化星火。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沙坪坝、成都华西坝等地并称战时四川“四大学坝”,名垂青史。

在一家新开的美术馆里,巨幅画作《万里长江第一城》扑面而来。画家以酣畅笔墨,将山川形态与文脉流转描绘得淋漓尽致,这是他为此次展览倾力创作的精品。《江山万里图》与《台湾胜

览图》并列悬挂,长江的奔腾咆哮与宝岛的秀润温婉遥遥呼应,尽显家国情怀。《哪吒的前世今生》系列绘画,将传统水墨与AR技术巧妙融合,立于画前,用手机扫描就可以观看动画视频。画中的风火轮仿佛真的转动起来,混天绫似要冲破画框。这不正是李庄“海纳百川,容故纳新”精神的生动写照吗?

暮色渐浓,月亮田景区的仿古建筑灯火次第点亮,倒映在水中,舟楫轻摇,恍若仙境。原计划当日返回的我,终究还是留了下来。李庄的人文和情怀,哪里是一天就能读懂的呢? 宿在古镇的旧宅民宿,盯着木架床的繁琐雕饰,我满心都是对第二天的期待。

我要去同济大学旧址默念“同舟共济”的箴言,还要去品读“若同济,英长在;如李庄,国不亡”的铿锵誓言;还想去探寻这份精神如何跨越海峡,化作台湾大学“敦品、励学、爱国、爱人”的校训,延续着血脉相连的文化基因……

李庄,是一个让人心生向往、来了便不愿离去的地方。这场“初恋”,我的眼眸看见了古镇的山水景致,而我的心灵,却被那十六字电文照亮,被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坚韧深深震撼。在与李庄的精神共鸣中,我完成了一次对“家国情怀”与“文化传承”的重新认识。

当地人告诉我们,这“熊猫雷竹”一年四季皆可产笋,能带动当地群众增收。我忽然听见“噼噼噼”的一声声音,仿佛看见一个一个个雷笋挣脱了褐色的笋壳,露出象牙般润泽的身子,嘴边似乎也弥漫着脆生生的、清炒的笋香了。

赶紧吞一吞口水,转移一下视线,俯身拾起一片泥土上枯黄的竹叶。我对着光,只见那叶脉一根根,清晰而有力,从主梗出发,笔直地通向叶缘。我顺手把它轻轻夹在随身的笔记本里。

“熊猫雷竹”依旧立在那里,静默地,仿佛一群无言的君子。这一趟下乡,所要调研的工作,似乎还未开始,心里却好像已被这清冽的竹林之水洗涤过一番,分外地明澈与踏实。

## 我从来都不够明亮(组诗)

□ 江辰宇(重庆)

### 天空落下一场潮湿

去年在院子里种下的花  
只开了一次  
当麻雀从树上飞走时  
我开始写诗

我把云朵当作白纸  
用风写句子,填补灵魂的透支  
我知道  
太阳累了  
会变成人们口中的落日

那天,天空哽咽了许久  
终于在我眼里  
落下一场潮湿

### 天堂的另一个名字

雪落下的时候,月亮  
也跟着白了起来

院子里,土墙挨着干柴  
风都是没有方向的

山坡上的坟包,像一座座孤岛  
夜晚,是不通船的海

死去的麻雀僵硬在磨盘上  
原来  
天堂的另一个名字,是离开

### 冬日的雪

冬日写给人间的诗歌  
被称为雪

它把深情写在云上  
写进山川、冰凌,意象不绝

比喻和拟人,在泥土上撒野  
枯树和草地,无一处空缺

落至最后一行,就写给所爱的人  
写一场相遇,写一场离别

### 落满灰尘的句子

我的手里早已没有了月光  
日子在寂寞里越走越长

一个能撑起雨夜的身体  
必然也拥抱了无数次悲伤

我从来都不够明亮  
像野草一般在风中摇晃

雨声落在左手手  
我托举着整个世界的荒凉

想起那些落满灰尘的句子  
大多写的  
都是一个少年的跌宕

### 浪漫的疯狂

我的生命是浪漫的疯狂  
如晴川连绵的赤道,如孤寂绝丽的冰岛  
亦如冰封雪地上,凄美冷峻的月光

我时而破碎,时而完美  
时而用蘸饱笔墨,将思念迂回  
也时而为书页上的飘雪,落下眼泪

我写我自己的篇章  
不为人生的轨道定义烦恼

我拥抱城市,也拥抱村庄  
旷野的风声,总会不经意漫过耳旁  
每一首自由的诗歌  
总会折射出灵魂的一束光

举杯,敬这一路山高水长  
仍愿做那坚定的诗行,自由而发烫

我们走在下乡调研的路上,不觉步入一片竹林。这竹子生得挺立清秀,宝兴当地人唤作“熊猫雷竹”,据说是竹笋行业唯一被列为“国家星火计划”的项目。

听着介绍,我的脚步不由得放轻了,仔仔细细地观察这“熊猫雷竹”与普通的竹子有何区别。只见那一根根的竹子,都一般儿的粗细,一般儿的挺直,从根到梢,一色的青绿,全无旁逸斜出的枝节,那么单纯地、固执地向着天空生长。阳光透过密密的竹叶筛下来,光斑便成了浮动的、圆圆的是舒缓的,仿佛被江水浸润得柔软,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慢了节奏。

我走进这千万竿竹子中间,仰起头看。它们一棵一棵,都像是用最严苛的尺子量过、最端正

的墨线弹过似的,站得那样笔挺。那竹身,浑圆而光洁,不见一个多余的疤节,只在应有的地方,生出一圈极浅淡、极齐整的环痕,这便是它的“节”了。这光景,忽然让我心里一动,无端地想起平素里在各地的场合里见过的一些人来。他们的脸上,似乎永远挂着一一种恰到好处的、温煦的笑容,看着亮晶晶,底下却是摸不透的深浅。他们说话总是圆融,听着入耳,却品不出真味。他们是没有“节”的,像一截藕,中间可以任由八面的来风穿过,自己却空落落的,寻不着一点坚实的所在。风从东边来,他们便柔顺地倒向东;风从西边来,他们又谦和地倾向西。左右总是逢源,只是独独失了自己。

这念头一生,更不由牵出一些古旧的身影来,那是书页间挺立了千年的脊梁。我仿佛看见屈原,披散着头发,在汨罗江边行吟,颜色憔悴,形容枯槁。渔夫见了,劝他道:“举世混浊,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? 众人皆醉,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醪?”这话,是何等的“通达”,何等的“聪明”! 然而屈子只是摇头,他的回答,像一块投入浊流的巨石,激越而沉痛:“宁赴湘流,葬身于江鱼之腹中,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?”他是有“节”的,那节便是他心中不容折辱的“皓皓之白”。

一阵山风拂过,整片竹林忽然簌簌地响了起来,仿佛是从那每一竿竹子的骨节里迸发出来的吟啸。我猛然悟得,这竹子的“节”,就是它力量的源泉。

## 台历上的时光

□ 张儒学(重庆)

下这些呢?

看着那本旧台历,也许会思绪万千,或许会感动万分。在过去的一年里,有奋斗,有失落,有欢笑,更有泪水。日子就像一个智者,用一种平和的目光看着我,好像在说,周而复始,年去年来,谁也无法改变。而我却有许许多多感慨,在心中悄悄地涌现,那双取下书桌上那本台历的手,像在触摸着过去那些充满着欢乐,充满着希望的每一天,而那刚换上的新台历,更像一支七彩笔,为我描摹出新年美丽的图案,妆点着我心中绮丽的梦想。

我又继续往前翻,6月7日的台历上写着:“本周六,朋友老马的店饭开业。”“店饭”二字底下还画了一个碗,碗沿冒着一缕热气;再往前翻,4月12日的台历上写道:“老张退休,晚上聚餐。”我还打了个问号,我不知当时想表达啥意思,但那个问号依旧清晰可见。然而,一年365天,可我在台历上记着的毕竟是少数,更多的是记在心中的那本“台历”上。这一年,我也去过病房看过生病的同事,去朋友刚搬进的新房喝过茶,去参加过朋友甜蜜幸福的婚礼,还陪难得见一次的母亲去逛过商场……

我看着桌上的新台历,又像结识了一个新朋友,感觉到日子一下变得陌生又新奇起来。我这才想起2025年即将过去,2026年也随即到来。于是,我自然而然地拿起手机给朋友、同学和亲人,一改常态地发去的问候与祝福,心中便多了一种高兴与快乐,让我感受到“年末又到,带着辉煌,迎接美好。”的亲切,让我感受到了“珍藏的是记忆,忘掉的是烦恼,让快乐与幸福接轨,让生活精彩每一天!”的温暖,更让我感受到“新年新面貌,新年新起点,新年新心情,新年新收获!”的浪漫……一条条精彩而温馨的微

又是年末了,我把书桌上的台历取下来,又换上一本新的台历。

台历是被我翻旧的,书桌上的茶是热的。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,我泡上一杯茶,坐在书桌前想写点什么,可似乎没有心情。因为这一年来,我写了很多那样的文字,那些文字就像时光一样,从我的手指间轻轻地流走。虽然“人过留影,雁过留声”,可那些流走的文字,就像我记忆中的很多朋友一样,不知他们去了哪里,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他们的音讯。

我把那本新台历换上,又把那本旧台历换下来。这本旧台历,在书桌上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日夜,真要一下子扔了还有几分不舍。于是,我便拿起那本台历翻阅起来,像一个在城市走失的人,突然间又找回自己。这时,我看见台历上记着一个电话,看看时间,那是年初的元旦记下的,我不知道当时记下这个电话时,怎么这么粗心,连个名字也没记下,这到底是谁的电话了,为什么要记下这个电话呢? 我想来想去也没想明白。

冬日的阳光沿窗口照进来,落在那本有些发黄的旧台历上,仿佛那本旧台历也变得有了温度。我仍继续翻着台历,仿佛又重新在这一年里行走。说来也怪,这一年里似乎一切都平平常常,可这时却感觉特别地温暖。11月5日那天的台历上,我画了一个小的太阳,我画这太阳似乎也没别的意思,也许是那天我特别地无聊,或者是心情十分地好;8月9日的台历上,我却圈了红圈,底下注着“父亲复查结果很好”,这个我记得清楚,因为红是花的颜色,我用这美丽的色彩祝福父亲健康快乐;还有几处空白处,只写着“喝茶”“聚餐”“买菜”……这些字迹或工整或潦草,或浓或淡,可我现在也没搞懂,自己为什么会记

你静坐千年,不说话  
只任风檐轻响,如诵半卷经文  
岩层深处,是未落笔的空——  
一念起时,万相生;一念息时,万籁平

善恶非刃,本无界分  
晨昏流转,原是心灯明灭  
佛光不倾城,只照低眉处  
那一眼回望,便已回头是岸

十方寂然,荒原自绿  
风过摩崖,并非吟声,而是呼吸  
你是漂泊者脚下的路  
也是归人掌中熄灭又燃起的灯

以石为镜,照我本来面目  
六道非轮回,乃妄念起伏  
千手垂落,非为拭痕  
只为接住,那一滴将坠未坠的贪嗔

## 寻访成人的童话(外一首)

□ 王行水(湖南)

通往罗马的路有很多条  
返老还童的路径  
也许是华山一条道  
只有保持一颗童心  
才会赢来青春不老  
寻访成人的童话  
一靠做梦二靠行动  
行动务必早早地出发  
赶在黎明即天亮之前  
用生活场景模拟出梦境  
初冬乍暖还寒的路上  
迷迭蒙蒙的光影中  
梦游般轻飘闲走的人  
仿佛一尾游戏的鱼  
前方灯火次第打开  
童话里的古长城堡  
浮出了水面并冉冉升起  
丑小鸭蜕变白天鹅  
灰姑娘牵手白马王子  
熟悉的故事又重新开始  
一面魔镜照到了你  
你头上华发脸上皱纹  
火眼金睛下现了原形  
慌不择路溃不成军

### 再访山里人家

繁花落尽万木凋蔽  
枇杷花悄然开放  
洁白蒙上点淡黄  
保持着古朴的低调  
孤芳自赏靠点底气  
底气就是沉默的根  
寒冬再访山里人家  
还是那么气定神闲  
草木掩映之中  
坐看云起云飞  
逗弄那日升月落  
笑谈星转转移  
漫舞那风花雪月  
城市化浪打在身后  
依旧超然于世外  
我只是路人过客  
多少次只能见到  
山里人家的背影  
猜他饱经风霜的脸  
已长成了沧海桑田  
而他身下坐拥着  
一畦葱郁的菜地  
十分葱郁地透露  
他的心仍只此青绿

